

荆園小語

申涵光 著

中華書局

荆園小語序

小語者。申子臯盟之所著也。夫語豈有大小哉。語期於當理而已矣。理豈有大小哉。灑掃應對。卽精義入神之事。鄉黨一篇。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。而聖人之精神面目。合盤托出。卽曾子所稱江漢以濯。秋陽以暴。子貢有若自生民以來。未有夫子。宰我賢於堯舜。夫豈有加於此哉。理固無小大也。臯盟生平極力自淑。以淑其兩弟。今兩弟皆自立。而臯盟之苦心積慮。閱歷深而動忍熟。荆園一編。雖小語。實至語也。語不從自己心性中經涉歷鍊。而徒爲高遠深微之論。以諛人聽聞。此最學人之所當痛戒也。臯盟益矣。臯盟自言。真理學從五倫作起。大文章自六經分來。噫。此小語云乎哉。八十五叟孫奇逢偶識。

荊園小語序

先端慤公薨節時。舍弟煜年十七。盼方六齡耳。今幸皆成立。頗知讀書循禮法。回思此十五年中。腐心漬血。取望有今日哉。向閉門不令關一事。漸長不能概廢酬接。恩怨是非。自此始矣。暇中爲道身所閱歷。或耳目有觸。書置座間。久之不覺纍纍。雖老生常談。粗亦有裨世故。量情酌理。務爲得中。惟恭惟嘿。庶幾寡過。子與兩弟交勉之。若夫微而心性。大而倫紀。昔賢所已詳者。不敢復贅。聽山申涵光書於懷忠堂。

荊園小語

永年申涵光著

貧賤時。累心少。宜學道。富貴時。施予易。宜濟人。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。富貴而堅學道之志。尤加人一等。

常有小不快事。是好消息。若事事稱心。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。知此理。可免怨尤。得失有定數。求而不得者多矣。縱求而得。亦是命所應有。安然順受。未必不得。自多營營耳。凡宴會。賓客雜坐。非質疑問難之時。不可講說詩文。自矜博雅。恐不知者愧而恨之。讀書有不解處。標出以問知者。慎勿輕自改竄。銀根之誤。遺笑千古。

人言果屬有因。深自悔責。返躬無愧。聽之而已。古人云。何以止謗。曰無辨。辨愈力。則謗者愈巧。小人當遠之。於始一飲一啄。不可與作緣。非不我恨也。況然若不相識。其恨淺。若愛其才能。或事勢相借。一與親密。後來必成大讎。

結盟是近日惡道。古人不輕交。故交必不負。今訂盟若戲。原未深知。轉眼路人。又何足怪。勘一利字不破。更講甚理學。遊大人之門。諂固可恥。傲亦非分。總不如蕭然自遠。

奴僕小過宜寬。若法應扑責，當卽處分，不可憤憤作不了語。恐恐人危懼，致有他端。○卽應責，亦須委人自行鞭扑，易至過當。且暴怒時，百脈奮張，先已自損，誤傷肌腕，猶其小也。

畏友勝於嚴師，羣遊不如獨坐。

親故有困窘相求，量情量力，曲加周給，不必云借。借則或不能償，在人爲終身負欠。在己後或責望，反失初心。

公門不可輕入。若世誼素交，益當自遠。旣屬同心，必不疑我爲疎傲。或事應面謁，亦不必屏人秘語。恐政有輿革，疑我與謀。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，有事疑爲下石。

人生承祖父之遺，衣食無缺，此大幸也。便可讀書守志，不勞經營。若家道素貧，亦有何法。惟勤學立行，爲鄉里所敬重，自有爲之地者。若喪心以求利，人人惡之，是自絕生路矣。

書畫古帖，可以寄興。嘉者自當寶惜。若夫設機心，費重賄，則不必矣。

造作譏謔及戲文小說之類，譏諷時事，此大闕陰陽鬼神所不容。凡有所傳聞，當緘口勿言。若驚爲新奇，喜談樂道，不止有傷忠厚，以訛傳訛，或且疑爲我作矣。

凡詩文成集，且勿梓行。一時所是，師友言之不服。久之自悟，未必不汗流浹背也。俟一二年朝夕改訂，復取證於高明，然後授梓。若乘興流布，遍贈親知，及乎悔悟，安能盡人而追之耶。若能不刻，則更高。與其貪而豪舉，不若吝而謹飭。

故人仕宦者。貽書見招。以不赴爲正。或久別懷想。抵署盤桓數日。款款道故。不及他事。切勿在外招搖。妄有關說。一貴一賤。交每不終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。

奸人難處。迂人亦難處。奸人詐而好名。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。迂人執而不化。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。我先別其爲何如人。而處之之道得矣。

遇人輕我。必是我無可重處。置珠玉于糞土。此妄人耳。不足較。若本是瓦礫。誰肯珍藏。故君子必自反。古書自六經通鑑。性理而外。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。終身讀之不盡。不必別求隱僻。凡書之隱僻。皆非其至者。

責我以過。皆當虛心體察。不必論其人何如。局外之言。往往多中。每有高人過舉。不自覺。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。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。卽詩文亦然。贊者未必皆當。若指我之失。卽淺學所論。亦常有理。不可忽也。

人以詩文質我。批駁過直。往往致嫌。若一概從諛。又非古道。嘉者極力贊揚。謬者指其疵病。瑕瑜不掩。常寓鼓舞之意。至誠待人。必不我怨。嘉者逢人稱說。謬者絕口勿言。其人聞之。必自感奮。

作應酬詩文。其害非一作之既久。流向熟俗一派。遂不可醫。况委囑紛紜。烏能盡應。應者不以爲德。不應則謗毀百端。甚且尊貴人臨之以勢。違則懼禍。從則難堪。不如慎之于始。素無此名。庶幾可免。

愚人指仙佛慕化。稱說靈異。以誑鄉俗。或起祠造經。鑄鐘施藥。我既不信。遠之而已。不必面斥其非。恐愚

衆黨護。有時致辱。

世傳作水滸傳者。三世陞。近時淫穢之書。如金瓶梅等。喪心敗德。果報當不止此。每怪友輩極贊此書。謂其摹畫人情。有似史記。果爾。何不直讀史記。反悅其似耶。至家有幼學者。尤不可不慎。

行客以大道爲紆。別尋捷徑。或陷泥淖。或入荆棘。或歧路不知所從。往往尋大道者。反行在前。故務小巧者。多大拙。好小利者。多大害。不如順理直行。步步著實。得則不勞。失亦于心無愧。

人有求于我。如不能應。當直告以故。切莫含糊。致誤乃事。

交財一事最難。雖至親好友。亦須明白。寧可後來相讓。不可起初含糊。俗語云。先明後不爭。至言也。

作寄遠人書札。與家書同。當於前夕成之。臨發。恩恩必多遺漏。

他人僮僕遇我。或不恭。如坐不起。騎不下。稱謂不如禮。彼與我無主僕之分。不足較也。若自己僮僕。須時時戒飭之。

順吾意而言者。小人也。急遠之。

有人告我曰。某謗汝。此假我以泄其所憤。勿聽也。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。意在規正。其詞氣自不同。要視其人何如耳。

遠方來歷不明。假託爲術士山人輩。往往大奸竄伏其中。勿與交往。卽窮人欲投靠爲僕婢者。亦不可收。朋友卽甚相得。未有事。事如意者。一言一事之不合。且自含忍。少遲則冰消霧釋。過而不留。不得遂輕嗤。

罵亦不必逢人想說。恐怒過慮回。無顏再對。又恐他友聞之。各自寒心耳。

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。必遭奇禍。

凡事只是古本正傳。一好奇便種種不安。

先人著述。必確乎可傳者。始付剞劂。不然藏之於家。以存手澤可也。○可傳者。亦不得惜費。致令湮沒。

親交中有顯貴者。對人頻言。必招鄙諍。

我有冤苦事。他人問及。始陳顛末。若胸自不平。逢人絮絮不已。聽者雖貌爲咨嗟。其實未嘗入耳。言之何益。

借人書畫。不可損污遺失。閱過卽還。

借書中有譌字。隨以別紙記出。置本條下。

冠履服飾。不必爲崖異。長短寬狹適中者可久。

名勝之地。勿輕題咏。一有不當。遠近傳爲笑端。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。誤爲舟之類。可鑒也。

子弟年少時。勿令事事自如。

宴飲招妓。豈以娛客。醉後潦倒。更致參差。總不如雅集爲善。

責人無已。而每事自寬。是以聖賢望人而愚不肖自待也。弗思而已。

人之性情。各有所偏。如躁急。遲緩。豪華。鄙吝之類。吾知而早避之。可以終身無忤。孔子不假蓋於子夏。固

是大聖人作用。

高年而無德，極貧而無所顧惜，兩種人不可與較。

親友見訪，忽有欲言不言之意，此必有不得已事，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。我便當虛心先問之，力之所能，不可推諉。

揖讓周旋，雖是儀文，正以觀人之敬忽。宋儒云：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。其在少年，尤當斤斤守禮，不得一味真率。

縱與人有相爭，只可就事論事，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，揚其閨門之惡。此禍關殺身，非只有傷長厚已也。本富而對人說貧，本穢而對人說清，以人爲可欺耶？方唯唯時，其人已匿笑之矣。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。

馳馬思墜，撻人思斃，妄費思窮，濫交思累，先事預防之道也。

有聰明而不讀書，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，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。既過而悔，何及耶？

優娼輩好嗤笑人，而敢爲無禮。此自下賤本色，其趨奉不足喜，怠慢不足怒也。

有必不可行之事，不必妄作經營，有必不可勸之人，不必多費唇舌。

眞理學從五倫作起，大文章自六經分來。

自謙則人愈服，自誇則人必疑我。恭可以平人之怒氣，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，是皆存乎我者也。

幼時見先輩作生辰。多在壯年以後。今童穉而稱觴矣。魏環溪云。是乃母之難日。宜齋心以報親。其說雖是。愚謂親在宜賀。卽如初生時。親喜而賀。客滿堂也。若父母既歿以後。是日愈增悲慟。何賀之有。人於平旦不寐時。能不作一毫妄想。可謂智矣。

嗜慾正濃時。能斬斷。怒氣正盛時。能按納。此皆學問得力處。

寄放人家財物。是極無益事。恐萬一失落損壞。彼此作難。苟非義不可辭。斷勿輕諾。早起有無限好處。於夏月尤宜。

冷暖無定。驟煖勿棄綿衣。貴賤何常。驟貴勿捐故友。

弔宜早。賀宜遲。矯時尚也。其實分有親疏。交有厚薄。遲早各有所宜。難拘此例。

勿以人負我而墮爲善之心。當其施德。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。未嘗責報也。縱遇險徒。止付一笑。不幸而有兒女之戚。此人生最難忍處。當先鎮定此心。令有把握。不然所傷必多。

人有一事不妥。後來必受此事之累。如器有隙者。必漏也。試留心觀之。知他人則知自己矣。覺人之詐而不說破。待其自愧可也。若夫不知愧之人。又何責焉。

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羣。而莊者未之有也。是以君子慎所入。

正人之言。明知其爲我也。感而未必悅。邪人之言。明知其佞我也。笑而未必怒。於此知從善之難。離人背後之誹論。皆是供我箴規。蓋尋常親友。當面言既不盡。背後亦多包荒。惟與我有嫌者。揭我之過。

不遺餘力。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。反躬自責。則讐者皆恩矣。

凡事要安詳妥帖。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。若急遽苟且。但求早畢。以致物或不堅。事或不妥。從新再作。用力必多。是求省反費。求急反遲矣。

理之所非。卽法之所禁。法所不逮。陰禍隨之。故聖賢之經。帝王之律。鬼神之報。應相爲表裏。

面有點污。人人匿笑。而已不知。有告之者。無不忙忙拭去。若曰點污在我。何與若事。必無此人情。至告以過者。何獨不然。

要自考品行高下。但看所親者何如人。要預知子孫盛衰。但思所行者何等事。

感應篇功過格等書。常在案頭。借以警惕。亦學者制心之一端。若全無實行。而翻刻流布。自欺欺人。何益之有。

好爲誑語者。不止所言不信。人并其事事皆疑之。

閨閣之中。一有所溺。則是非顛倒。家無寧暑矣。

呂新吾先生呻吟語。不可不常看。

人皆狎我。必我無骨。人皆畏我。必我無養。

服金石酷烈之藥。必至殞命。卽坐功服氣。往往致痰損目。人能清心寡慾。無暴怒。無過思。自然血氣和平。卻疾多壽。何爲自速其死哉。

志不同者不必強合。凡勉強之事，必不能久。

輕諾者必寡信，與其不信，不如勿諾。

見人耳語，不可竊聽。恐所言之事，其人避我，又恐正值議我短長，聞之未免動意。且使其人慚愧無地，自容矣。

有一藝，便受一藝之累。如書畫圖章，初有人求甚喜，求者益多，漸生厭苦。故曰：道高日尊，技精日勞。惟學書是正事，其餘作無益害有益，皆所當戒，而畫爲甚。

有怨於人，小者含容之，果義不可忍，聖人自有以直報怨之道。若夫挑訟匿訐，雖公亦私，鬼神矚之，必有陰譴。

將欲論人短長，先顧自己何若。

先輩云：作詩有妨舉業。吾見作舉業人，閉戶不關一事者常少，事事皆作，而獨歸咎於詩。所以少年多不服，只是以舉業爲正事，而餘力及詩，詩必不工。反是，舉業有妨作詩矣。自忖不能卻去舉業者，詩且不作亦可。

見人作不義事，須勸止之。知而不勸，勸而不力，使友過遂成，亦我之咎也。

是酌勿太遲。衆賓皆至而獨候我，則厭者不獨主人，足恭者必中薄，面諛者必背非。

凡輕薄少年。衣飾華美。語言詭譎者。不可收爲僮僕。

句欄北里之遊。不但有關行止。此輩不潔者。十人而九。一染其毒。往往毀傷面目。或至喪生。卽幸而無事。永絕生育。人人憎嫌。不與同坐共食。可不慎哉。

良友書札。必須珍藏。暇中展玩。以當晤對。

子弟考試。不必預爲請託。戰勝固自可喜。不售亦堪激發。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。導之以不肖。欲其賢焉。難矣。

有必不可已之事。便須早作。日捱一日。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。

出息稱貸。往往致貧。不得已而有此。寧速賣田產器物以償之。若負累既久。出息愈多。前之田產器物。惜不忍棄者。至此棄之。亦不足矣。往見吾鄉有家本豐富。故時時取債以博貧名。而人卒不信。尤可笑也。若親知那借。尤當急償。寧出息者。且留在後。

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。人情必澆。

世說新語多雋。永有致。凡書札及作詩常引用。不可不知。若沈酣太過。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。

居心不淨。動輒疑人。人自無心。我徒煩擾。

遇有疑難事。但據理直行。得失俱可無愧。凡問卜。討籤。乞夢。皆甚渺茫。驗與不驗參半。不可恃也。

積善太盛。往往有水火諸厄。蓋爲造化所忌耳。五車萬卷。富貴家修爲豪舉。其實世間應有之善。亦自有

限。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。

平時強項好直言者。卽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。輒熟一輩。掉背去之。或且下石焉。

人生學隨時進。如春花秋實。自有節次。少年時志要果銳。氣要發揚。但不越於禮足矣。不必收斂太早。如迂腐寂寞。譬如春行秋令。亦是不祥。

物之不見者皆妖。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。俱隨有凶事。不幸而有益。當恐懼自修。勿矜爲瑞。天文術數之書。律有明禁。然習之本亦無益。不精則可笑。精則可危。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。致禍生意外者多矣。

久利之事勿爲。衆爭之地勿往。物極則反。害將及矣。

驥貴而行事如常者。其福必遠。舉動乖張。喜怒失緒。其道不終日。

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。或醉而留臥。須令老成人護視。袁梧坡所記。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。因而致斃。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。不可漫視。如醉後欲歸。亦遣人送付其家。

該作道學事。不必習道學腔。

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。他日得志必不驕。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。一旦退休必不怨。

靜坐自無妄爲。讀書卽是立德。

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。一言而解人之紛。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。但因以爲利。則市道矣。

絕葷是難事。亦且不必。不食牛馬。不特殺。似爲得中。

吾鄉風俗最爲朴陋。二十餘年前。宴會俱用碟子。後變而爲碗爲盤。今碗製日大。較碟子其費數十倍。暴殄天物。不祥莫大焉。飽後腥濁滿前。恨不持去。而主人拘例。其來未已。皆舉手略嘗。放箸拱坐。求歡得苦。甚無謂也。近孫鍾元先生定爲六器。同志中頗有遵行者。除遠客新親。不在此例。尋常往來。醉飽而已。向人說貧。人必不信。徒增嗤笑耳。且人卽我信。何救於貧。曉曉者可厭也。

少時鬱鬱不樂。自亦不解何故。以今思之。只是妄想爲擾耳。富貴本無窮盡。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。隨時安分。便是安樂法。

交遊太廣。不止無益。往往多生是非。古人云。有一人知可以不恨。以明知己之難也。逢人班荆。到處投轄。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。不過聲氣浮慕。共爲豪舉耳。一事一如意。怨謗叢起。不如閉戶擇交。自然得力。書有重本。以贈貧交之有志者。束諸高閣何用。

諛人而使人不覺。此奸之尤者。所當急遠。

佛經道藏。未必不精。只是本等書讀不盡。無暇及此。

遇修橋梁道路。可量力出貲。我往來經此。何得坐享其成。卽令徒便他人。亦是義舉。

如立神祠梵宇。勿爲首事。凡首事衆怨所藪也。然衆皆樂爲。我卽非所崇信。亦不必自異。於禮無傷。隨俗而已。

用過術士、藝人以及梨園之屬，量力酬給，切不可札薦他所。我之所苦，豈可及人？欲令此輩感德，反不顧親知見怨，可謂輕重失倫矣。

詩餘不可置案頭，常看使人骨靡，初學尤甚。

冶遊之場，如放燈、迎春、賽神等，男女沓雜，瞻視宜莊。若指顧輕狂，易至招侮。子弟有欲往者，須同良友，或命老僕相隨。

不服一人，與逢人便服者，皆妄人也。

風水之說有之乎？曰：有之。興隆之家，必據勝地，其初不必有所擇也。常見人既富貴，廣延地師，移居遷葬，而家道反不如前，蓋福至則得吉壤，衰至則入凶地。人自修德以迓福耳，堪輿之權，烏能奪造化哉！

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，我不可犯其鋒，亦不可與之狎，敬而遠之，全身全名之道也。

齋名，因以爲號，如晦庵、致堂之類，自宋已然。今有無齋而名，且不一其名者，總亦多事。無已則取字義與古用，以自箴足矣。即圖章採用成句，亦須雅正者，勿爲大方所笑。

戲而不謔，詩人所稱。終日正襟莊語，即聖賢亦未必然。風流善謔，可以解頤，切勿互相譏誚，因戲成嫌。每讀一書，且將他書藏過，讀畢再換，其心始專。

官糧必早輸納。每歲所入。先除此一項。餘者乃以他用。

橫逆之來。正以徵平日涵養。若勃不可制。與不讀書人何異。

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。不可吝惜。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。勿令損壞。萬一損壞。急與修製完好。切勿朦朧送還。

語云。閒居耐俗漢。亦是無可奈何處。尋常親故往來。安得皆勝侶。以禮進退。勿蹈浮薄。

人言某負恩。某不義氣。某不平。則爲援引一二嘉事。以爲解曰。據伊平日所爲。尙在道理。今豈遂然耶。或出無心。或有何事。正急不暇檢點。或疾病醉飽。喜怒失常。尋自悔矣。愬者雖怒。必少平。若因其愬我。我遂述於我。亦曾有負恩不義之事。則其人之過愈實。嫌隙遂成。誰使之歟。

聞人之善而疑。聞人之惡而信。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。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。若夫造作傳會。以誣善良。鬼神必殛之。

盛怒極喜時。性情改常。遇有所行。須一商之有識者。不然。悔隨之矣。

說探頭話。往往結果不來。不如作後再說。

貌像不論好醜。終日讀書靜坐。便有一種道氣可親。卽一嘯一笑。亦覺有致。若恣肆失學。行同市井。縱美如冠玉。但覺面目可憎耳。

僕輩搬弄是非。往往骨肉知交。致傷和氣。有嘗試者。直叱之。使勿言。後不復來矣。